

吳越春秋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勾踐十五年謀伐吳

按勾踐七年歸自吳既反國四年即與范蠡謀

伐吳自茲四年間必謀之蠡皆以為未可國語記之稍詳至是始伐吳左傳見於哀公十

三年正勾踐十五年也

謂大夫種曰孤用夫子之策免

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吾誠已說

音稅下同於國

人國人喜悅而子昔日云有天氣即來陳之

今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彊者為有子胥

今伍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亡國之證

也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聽孤說

國人之辭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國報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誠更其術於是乃葬死問傷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迎來除民所害然後卑事夫差往宦士三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因約吳國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寡人不能爲政將率二三子夫婦以爲藩輔令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

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

免者免身脫也謂生

子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貺之以壺酒

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

犬陽畜豚陰畜

生子三

人孤以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長子死三

年釋吾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埋

之如吾子也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

其子欲仕量

平聲

其居好

上聲

其衣飽其食而簡

銳之凡四方之士來者必朝而禮之載飯與

羹以游國中國中僮子戲而遇孤孤舖而啜

之施以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人事不  
衣七年不收國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卽歌樂  
女卽會笑今國之父兄日請於孤曰昔夫差  
辱吾君王於諸侯長爲天下所恥今越國富  
饒君王節儉請可報恥孤辭之曰昔者我辱  
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如寡人者何敢勞吾國  
之人以塞吾之宿讎父兄又復請曰誠四封  
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臣復君隙豈敢有  
不盡力者乎臣請復戰以除君王之宿讎孤

悅而許之大夫種曰臣觀吳王得志於齊晉  
謂當遂涉吾地以兵臨境今疲師休卒一年  
而不試以忘於我我不可以怠臣當卜之於

天吳民既疲於軍困於戰鬪市無赤米之積

國廩空虛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羸

羸當

作羸蒲水草於東海之濱夫占兆人事又見

羸蚌蛤之屬

於卜筮王若起師以可會之利犯吳之邊鄙  
未可往也吳王雖無伐我之心亦雖動之以  
怒不如諗其閒

去聲

以知其意越王曰孤不欲

有征伐之心國人請戰者三年矣吾不得不

從民人之欲今聞大夫種諫難

去聲

越父兄又

諫曰吳可伐勝則滅其國不勝則困其兵吳

國有成王與之盟功名聞於諸侯王曰善於

是乃大會羣臣而令之曰有敢諫伐吳者罪

不赦蠡種相謂曰吾諫已不合矣然猶聽君

王之令越王會軍列士而大誡眾而誓之曰

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眾不足而患其志

行去聲之少恥也

國語註少恥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

今夫差衣

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

徽外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

犀則無吳以水犀皮飾甲也周禮犀甲壽百年

不患其志行之少恥

也而患其眾之不足今寡人將助天威吾不欲匹夫之小勇也而欲士卒進則思賞退則避刑於是越民父勉其子兄勸其弟曰吳可伐也越王復召范蠡謂曰吳已殺子胥道當

作導諛者眾吾國之民又勸孤伐吳其可伐乎

范蠡曰未可須明年之春然後可耳王曰何也范蠡曰臣觀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

從王國中空虛老弱在後太子畱守兵始出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虛兵還不難也不如來春其夏六月丙子勾踐復問范蠡曰可伐矣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

史記俊士作教士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習流謂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教

士謂常所教練之兵也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徐天祐曰笠澤之戰越以三軍潛涉蓋以舟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卽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至二千人哉

以乙酉與吳戰丙戌

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姑胥臺吳告急於

夫差夫差方會諸侯於黃池恐天下聞之卽  
密不令洩已盟黃池乃使人請成於越勾踐  
自度未能滅乃與吳平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按左

傳哀公十七年越伐吳吳禦之笠澤實勾踐十九年事此書不當以爲二十一年也會

楚使申包胥聘於越越王乃問包胥曰吳可

伐耶申包胥曰臣鄙於策謀未足以卜越王

曰吳爲不道殘我社稷夷吾宗廟以爲平原

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中國語作衷惟是

輿馬兵革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誠聞

聞當作問

於

戰何以爲可申包胥曰臣愚不能知越王固  
問包胥乃曰夫吳良國也傳賢於諸侯敢問  
君王之所戰者何越王曰在孤之側者飲酒  
食肉未嘗不分孤之飲食不致其味聽樂不  
盡其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  
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子  
之忠惠以養之吾今修寬刑欲

國語欲作施

民所

欲去民所惡

烏故切憎也

稱其善掩其惡

遏各切不善也

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  
以戰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子  
之救其不足損其有餘使貧富不失其利求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  
戰王曰邦國南則距楚西則薄晉北則望齊  
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絕求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無以加斯矣  
猶未可戰夫戰之道知音爲之始以仁次之  
以勇斷之君將去聲不知卽無權變之謀以別

衆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饑寒之節

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可

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冬十月越王

乃請八大夫

國語越王乃召五大夫問戰奚以而可韋昭解五大夫舌庸苦

成大夫種范蠡臯如之屬

按此書其辭大畧與國語同而云八大夫則異詳下文止七人

豈與楚大夫申包胥共爲八大夫耶

曰昔吳爲不道殘我宗廟

夷我社稷以爲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徼天之

中

兵革旣具無所以行之吾問於申包胥

卽已命孤矣敢告諸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

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  
功必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  
審罰則可戰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  
命王曰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  
則別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辨哉大  
夫范蠡曰審備則可戰審備慎守以待不虞  
備設守固必可應難去聲王曰慎哉大夫臯如  
曰審聲則可戰審於聲音以別清濁清濁者  
謂吾國君名聞於周室令諸侯不怨於外王

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恩知分則可戰廣恩  
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神哉大夫計碗曰  
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天變地應人道  
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於是勾踐乃  
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  
遠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  
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顯戮  
勾踐恐民不信使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令平  
諸侯不怨於外令去聲已下國中曰五日之  
令字皆同

內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非吾之民也

又將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王

背音倍下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

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

內中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子當

作我也吾見子於是以爲明誠矣王出宮夫人

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填之以土夫人

去筭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王出則

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

食

音飼

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

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墮於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固誠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以土大夫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大夫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之軍行成陣卽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斬有